编辑 林刚 |美编 徐丞 | 校对 李希斌

小店物语

那巧玲

一面墙，一面贴着几张泛黄旧报纸的墙，时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，连同那间小屋，和门前通向村里的小路，总萦绕在我心间，挥之不去。

雨还在下，屋外的一切都湿漉漉的，灰蒙蒙的天幕下，静默的小院，院子里的梧桐，还有靠近院墙的水井，都蒙着一层湿漉漉的水汽……

伴着木门开启的吱嘎声，我走出院子，通往村子的小路此刻正在雨里休养生息，自由伸展。那些调皮的孩子被雨圈在了屋里，此刻的小路在雨水的浸润下越发油亮了，雨水像一把温柔的刷子，把麦秸、树叶之类的东西都刷进了一旁的水沟里。小路上被踩出来的一个个土疙瘩，倒像许多大小不一的馒头剂子油光锃亮……

小路南边，那间门朝北的小屋是二叔家的商店。有时，看店的堂姐要回家吃午饭，会让我帮忙照看一会，所以商店里东西的价格我基本都知道。

商店很小，也很矮，个头高的人进门需低一下头。店里紧挨着东墙、南墙各放一个货柜，上面摆放着香烟、火柴、手帕、糖果之类的小东西，靠近门口还有一个柜台，所谓柜台也就是一张简易的木桌，柜台上有两个酒坛。店里有瓶装酒，但卖得更多的是这种散酒。柜台上还摞着几个酒杯，傍晚散工时，爱喝酒的乡邻便走进这间小店，喝两杯酒解乏。他们在门旁的板凳坐下，有时也会买一包咸花生米，或者就干喝，有时一同进来三两个人，抽着烟边聊边喝，烟圈与酒的香气还有他们的交谈声交织在一起，在小店里缭绕……他们把这一天的疲惫都交待在了酒里……直到夜幕降临，小店掌了灯才离开。有时，我也会学着堂姐给他们舀酒，用一个竹制的有长柄的“酒端子”。揭开酒坛盖子，听着“酒端子”在坛子里“吨吨吨”的声音，很悦耳！

柜台前还放着两个更大的白色塑料桶，一桶酱油、一桶醋。那时候，酱油醋都是散装的，家里没有酱油醋，就拎个瓶子去打。干这活的往往都是小孩，给3毛钱，打2毛5分钱的酱油或醋，剩下5分钱买糖吃，所以他们总是乐此不疲。当然也有嘴里念叨着打酱油，结果打了醋回去的，到家少不了一顿骂，挨骂那时也是家常便饭，村里的孩子谁没点抗击打能力。我那时除了打酱油醋，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给父亲买“团结”烟，一盒烟价格4毛5分钱，父亲总是给我5毛，剩下的5分钱是我的路费。虽然距离只有一条路的宽度，路费却从未拖欠。好像还有一种叫“大前门”的烟，但是父亲从来没有让我买过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烟圈在父亲的指间打着旋儿，我在打旋的烟圈中来往于小院与商店间，一年、一年……

商店里，靠近西墙铺了一张钢丝床，上面铺了被褥，白天二婶或堂姐坐上面休息，晚上二叔就睡在上面。二叔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，有学问，也很严肃，不太跟我们说话，经常看到他捧着一本书或报纸。二婶也是有文化的人，原先在学校代课，后来学校不再聘用临代教师，二婶就回家了，之后就有了这间“便民商店”。商店门东侧挂着一个木牌上写着这四个字，字迹娟秀，是二婶写的。

雨还在下，已经持续了两三天，雨雾笼罩下的小村庄，安静得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。几缕炊烟在房顶慢慢升腾，与雨融合在一起，深情地投入到朦胧的雨雾里。

堂姐见我进来，撑把伞走出了小屋。我在钢丝床上坐下，小屋里氤氲着一种特有的气息，烟酒的香气与酱油醋的味道糅合在一起，雨阻挡了它们想出门的想法，屋内的香气更浓郁。那大概是童年特有的气息，是一场与雨有关的浓稠的记忆。

雨也阻挡了我的视线，雨水落在房顶上，在一道道房檐上聚成了一串珍珠般的雨滴，不慌不忙地落下来，在对应房檐的下方，砸出了一个个小水洼，雨点落下，溅起一个个水花，叮咚作响……我百无聊赖，目光漫无目的地游走在货架上那些熟悉的商品上。直到西面墙上那张泛黄的旧报纸，像磁石般吸住了我跳跃的视线。那是一方横贴的“豆腐块”，密密的铅字环绕着一张小小的图片。图中，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女孩，静立在一片青翠的林间，手握一把青草，衣服好像也染着青青的草汁。

我凑近了些，一字一句地读下去。文字描绘的，是她眼中那片生机的小树林，以及树林带给她的自由和快乐。那些字句，好像不是印在纸上，而是化作欢快的乐声，一下下轻轻地敲击着我的心。原来，我所经历的，我每日所见的，门前的这条湿漉漉的小路，院中那棵默然的梧桐树……都可以被这样妥帖地安放进文字里。原来，那些盘旋于心口却无法言说的心情，早已有人为我准备好了答案。在静谧的雨天，在氤氲着浓稠香气的小屋里，我与这块文字在这面低矮的墙上相遇。

我歪着脑袋，沉浸在文字带给我的新鲜与欣喜里。那文字此刻仿佛凝结成了一颗遥远的星子，骤然亮起在这雨日的午后，它清辉熠熠，划破了我内心混沌的夜色。

一个大胆的念头，如电光石火般闪过——把它裁下来，占为己有！让这片指引我的光，成为我的独享的秘密。我的手在裤边摩挲，心跳如鼓，思想在道德与渴望间剧烈摇摆。最终，那贪念的潮水缓缓退去。就让这片星光，永远留在这面潮湿的墙上吧。连同这满屋的香气，这无尽的雨声，共同沉淀为我此生富足而完整的回忆……

爱上图书馆的老人

乔志兵

每次来图书馆，老人都步态蹒跚，拎着半旧的布袋，里面装着他视若珍宝的书、本子与笔。他手中的拐杖，伴随着他的每一步，轻叩地面，发出有节奏的声响。

老者头发稀疏，几缕白发在风中微微飞扬，然而他的双眼却炯炯有神，那光芒，仿佛能穿透岁月的迷雾，指引着他在求知路上不断前行。

老人身穿一件浅灰色拉链衫，下身配一条黑色裤子，衣物干净整洁，却能瞧见几处精心缝补的补丁。老人爱上图书馆，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。哪怕下小雨，他也会准时出现在图书馆，安静地来，又安静地离开。

图书馆的入口有十几级台阶，年轻人能轻松跃上去，而老人却需要五六分钟时间。他沿着台阶一侧，缓缓挪动脚步，一只手紧紧扶着栏杆，每一步都显得极为谨慎。他先是抬起左脚踏上一阶，随后微微抬头，目光望向台阶上方，稍作停顿后再迈出半步，接着重复同样的动作，就这样一步一步，老人稳稳地登上台阶。有时，旁人忍不住上前想搀扶，他总是微笑着挥手致谢。

进大厅过安检时，“嘀”的一声后，大家纷纷取走自己的物品。老人的布袋，还在传送带上静静地躺着，有人帮他拿，他依旧挥手谢绝，那股子倔强让人动容。只见老人微微弯腰，拿起布袋顺势挎在右臂上，动作一气呵成。好在图书馆设有电梯，他径直来到三楼。

每次看什么书，老人都有明确的目标，选好书后，他总是静静走到最外侧的椅子旁坐下。有时，你阅读了一个多小时，眼睛感到疲惫，起身去趟洗手间，回来时会发现，老人还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，低着头，手中的笔在本子上不停地写着，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工整的钢笔字，一笔一画，力透纸背。

常来图书馆的人，有的是放学后背着书包做作业的孩子，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纯真与朝气；有的是正在读研的大学生，在知识的宝库里寻觅着学术的灵感；更多的是怀揣梦想，在知识天地里追逐理想的读者。然而，在所有人当中，老人对待读书的那份执念，无人能及。

中午12点，图书馆里的很多人点了外卖，在一楼的休息亭里享受午餐时光。

老人的做法却与众不同，甚至让其他来图书馆的人产生反思，自己是否真的懂得生活，是否真正关心自己的身体。通常，老人会在12点半左右下楼吃饭，这时大家才会发现，老人的布袋里面除了书，还有一个保温杯。他会轻声细语地说：“请问，我可以坐在这里吗？”得到许可后，老人缓缓打开保温杯盖，将水倒入盖子里，接着从布袋里拿出药，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咽下。随后，他又拿出保温饭盒，里面的饭菜分量不多，上层是清淡的素菜，下层是半碗米饭。老人吃素食，却吃得津津有味，每一口都透着对生活的满足。

图书馆一楼的休息亭位于拐角处，一缕阳光透过休息亭边大树的枝叶，洒在地上，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，为这个僻静的角落增添了几分温暖。阳光正好照在老人的脸上，他抬起头，目光追随着那束阳光，随后落在邻座的孩子身上。孩子一边开心地说着笑着，一边大口啃着妈妈做的馒头。这一幕，让老人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，露出一抹慈祥的笑容……

冷暖自知朋友圈

梁军

微信兴起，朋友圈也跟着热闹起来。名人发，普通人也发，有人几乎天天发，有人从来不发。

发朋友圈看似很简单，实际上还是有一定学问的。比如，什么东西可以发，什么东西不可以发。个人的心情、感想、收获……可以发，涉及到国家、单位机密的，还有个人隐私的内容就不能发，发了后果非常严重。因此发朋友圈还得思前想后，不能心血来潮、随心所欲。

所谓朋友圈，只有微信好友才能看得到，不是好友的根本看不到。既然都是好友，那么发朋友圈时就得好好考虑一下，不然会造成误解和嫉恨。朋友圈里发什么的都有：卖货的、求点赞的、让帮忙投票的，还有发心灵鸡汤的、个人心情的、家里喜事的、人生变故的……总之，朋友圈里发的东西形形色色，不管发什么肯定都有目的性。

我微信通讯录里有500多个好友，有的经常互动，有的一年也不联系。我发一个朋友圈，有的朋友会第一时间点赞，有的朋友从来不点赞。如此，似乎能看出亲疏远近。其实，点赞是相互的，人家给你点赞，说明人家关注你的动态，你也得关注人家的动态。我最讨厌的就是平时从不联系，一旦有点赞和投票的马上来找我，直接拒绝。

有时，我看不到张三李四的朋友圈了，原来是他们把我删除或者屏蔽了，如此我会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有什么事说出来，没必要采取这种小伎俩，毕竟都是闯荡社会多年的成年人。

光怪陆离的朋友圈让我看到了人世间的冷暖，也让我看到了人性的美丑。既然有缘，我们就好好处，如果无缘我们就各自删除，还自己一个清净。朋友圈，这究竟是个什么圈？